乡村变革史诗 沧桑人文新曲

——《大足漫记》多维叙事下的历史重构和艺术特色

□ 杜仁彬（江苏）

在漫漫历史长河中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记忆，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更是蕴藏着无数值得被铭记、探索的篇章。在众多展现重庆风采的文学作品中，布谷夫的系列报告文学《大足漫记》（汇集成书出版时更名为《大足蝶变记》）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佳作，无意中暗合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并率先实践、力拔头筹。抚着这部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精品力作，既如获珍宝、爱不释手，又思绪万千、五味杂陈。作为从头至尾阅读初稿、了解创作全过程的第一读者，从宏观、中观和微观视角评价这部作品从何谈起呢？蛇年春节假期，我闭关修炼，潜心研读，方才作出总体评价。

这部充分诗意表达的中国乡村变革史诗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重庆大足地区的历史变迁，在艺术表达上独树一帜，展现了深厚的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。本文撷取部分篇章的描述，从诗化历史叙事、自然地理纪实、生态人文关怀、结构艺术与艺术表达等维度，探讨作品的艺术特色、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。

一、大开大阖的地域性文学书写，昭示着地域文学史诗叙事的觉醒

《大足漫记》以重庆大足区为舞台，以大足为书写对象，用各自独立又相互印证的36篇报告文学作品构建了一部跨越时空的“地方志诗学”。这部作品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游记，也非单向的历史考据，而是以文学的生花妙笔勾勒出一幅融合自然景观、文化遗产、产业变迁与人性光辉的立体图景。作者虽冠名“漫记”，却以严谨的叙事逻辑和诗意的语言风格，将大足的山川风物、历史纵深与当代实践编织成一部充满张力的人文交响曲。布谷夫独特的文学视角观照，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场域，以“纬线”与“经线”交织的叙事框架，构建出一幅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活力的地域图景。作品自2024年在《新渝报》连载以来，因其“诗化语境”与“史学严谨”的双重特质，被文学评论界视为拓展报告文学功能（美颜、纪史、资政、教育、探索）的“现象级”范本。

在此，将《大足漫记》与中国最早的乡村调查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性质专著、费孝通先生的《江村经济》（《中国农民的生活》，江村即江苏原吴江县开弦弓村）进行简单类比。20世纪30年代，费先生对开弦弓村的家庭、教育、婚姻、财产与继承、父系母系亲属关系、户与村、职业分化、劳作日程等，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，在国际著名人类学家·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撰写、修改完成一部划时代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著作，其社会影响、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非常大，已然成为经典学术著作。笔者认为，《大足漫记》虽然体裁、内容限定于报告文学范畴，但其内容描述的幅面与广度、丰度远超《江村经济》，其内容精准记述了大足镇街、行业包括历史沿革、地理变迁，鸟兽虫鱼与花卉树木等动植物、宗族宗谱与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、居民生活与消费、农工商贸、文化遗产遗存、新兴产业、技艺传承等方面，包罗万象；从另一角度讲，《大足漫记》更侧重于宏观叙事，深度与专业性非其体裁属性与追求，这方面自然不及《江村经济》。

《大足漫记》体现了作家兼容并包的胸襟与大气磅礴的驾驭能力，所记述内容无所不包，颇具百科全书性。包括作家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对书写对象历史文化的高度赞赏，以及对以宝顶山为代表的“五山”佛像雕刻及其技术、五金产业及其技艺传承、嘉庆帝师刘天成等历史人物、饶国梁杨国良等革命烈士、物质性历史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爱与钟情，还有作家对各镇街风土民情、风俗习惯的灵活表现，更遑论作家对农商文旅、新兴工业、商贸服务等产业娴熟的记述。

开篇之作《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绝唱的千秋宝地》（宝顶镇），以考古学式的笔触还原石窟艺术的历史语境；第28篇《农文商旅连环画，石刻之乡风景汇》（文旅系统），将这一文化遗产转化为当代文旅融合的符号资本。“北山石刻经当地官吏、士庶、僧尼等相继营建，经五代十国至南宋绍兴末年，历时250年方具现存规模……成就大足石刻……凝聚了十几代人的智慧和艰辛！”此处以时间跨度的铺陈，凸显集体劳动的历史厚重感，呼应了鲁迅先生“史家之绝唱”的评价逻辑。

二、诗化的历史纪实—从永昌寨到石刻文明的叙事纵深

《大足漫记》的史学价值在于其“纪史工程”般的实践。作品以韦君靖修筑永昌寨为重要起点，追溯大足石刻近400年的凿刻历程，将大足地方史嵌入国家史的宏大框架。详述唐末将领韦君靖“城寨合一”的军事智慧，揭示了永昌寨“粮贮十年，兵屯数万”的布局如何成为大足石刻诞生的历史温床。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复原了历史细节，更揭示了艺术与权力的共生关系。

在琳琅满目的历史与现实记述中实现理论提升。作品暗合生态批评理论中的“地方感”（Sense of Place）概念，通过“濑溪河生态廊道”“观音岩村田园综合体”等案例，构建起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。布谷夫在“美颜工程”主题下，将生态保护提升为文明命题。例如，他称高坪镇为“天然的洗肺氧吧”，以环境质量隐喻现代人的精神救赎；又通过“跃进湖四季变换”的描写，将自然景观的动态美与工业化的挤压形成隐性对比。这种生态叙事不仅赞美自然，更隐含对发展模式的思辨。作为笔者相知相交近半个世纪老友的布谷夫更多地采用本人从事近40年的史志编写手法，让我感觉这更像一部史书志书，一部地情书，一部诗意化的大足乡村变革变迁史。

写历史文化与非遗传承，追根溯源开枝散叶结繁花。以《大足石刻揭幕地，物阜民丰宝贝多》为标题的铁山镇文化底蕴深厚，非遗项目丰富，作者描述为：“尖山子石刻，成为渝西、川东地区最早的摩崖造像。242年后（892年），唐朝进入末期，北山石刻开凿；444年后（1094年），北宋末期，石门山石刻开凿；477年后（1127年），靖康之耻当年，北宋灭亡，南山石刻开凿；529年后（1179年），南宋中前期，人类历史上艺术成就最高、无愧巅峰绝唱、空前绝后的石窟寺杰作——宝顶山石刻，终于拉开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伟大创造工程，伴随了南宋王朝中后期的大部分岁月。”大气、霸气！信手拈来，自然贴切。

对非遗的高度重视和不吝笔墨。从龙水篇的小标题“抚今追昔说非遗，赏心悦目品佳肴”来看，就足以证明这个特点。大足的非遗多达119项，龙水就有8项，其中重庆市级有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、龙水泥塑、大足梅丝拳；大足区级有黎氏传统手工剪刀制作技艺、金忠手工小刀传统制作技艺、龙水佘胖子凉虾凉糕制作工艺和曹氏老茶传统文化等5项。描写剪刀制作“炉火熊熊叮当响，家家户户打铁忙。”

三、英雄叙事与集体记忆的重新编码，折射出作家深沉的历史意识

布谷夫在红色文化书写中（第32、33篇），突破传统英模形象塑造的程式化窠臼。第33章《特等功臣满腔报国志，孤胆英雄捐躯上甘岭》采用微观史视角，通过杨国良烈士家书的细节再现个体生命的炽烈；第32章《中国饶氏兄妹，满门忠烈谱系》则以家族叙事重构集体记忆，将革命史诗转化为血脉传承的人性故事。这种“去纪念碑化”的书写，使英雄叙事从意识形态符号回归鲜活的生命经验。

正气浩然的英雄豪杰与历史名人叙事。作家从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饶国梁写到抗日战争中的巾帼英雄饶国模（两人为亲兄妹），再写到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的“王成式英雄”杨国良。前者引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句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开篇。饶国梁慷慨就义前，作者引用“戊戌六君子”之首谭嗣同气吞山河、舍生取义的诗句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，足以说明作家富有英雄情结。他说“总是禁不住饱含热泪……”，不难想见，布谷夫崇敬英雄的情感已进入顶礼膜拜、潸然泪下的境界。

在饶氏兄妹篇中，作家对曲折惨痛的中国近古史近代史作了简要回溯，描画了辛亥英杰饶国梁产生的时代背景，重点讲述老二国梁、老三国模（邓小平称赞她是“革命的妈妈”）兄妹俩舍生忘死、为国家民族奉献牺牲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壮举。饶国梁“矢志振兴中华，足迹踏遍神州”“筹备起义奔波疾，担当大任杀头险”“敢死队员不畏死，冲锋陷阵勇无敌”，在辛亥革命前的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。饶国模是“女权运动践行者，实业救国弄潮儿”，“救亡图存掀浪潮，赤色家庭急先锋”“红岩精神创立地，大爱无疆革命娘”，用15000字讲述了她为中华民族解放、中国民主革命无私奉献的光辉一生。

在杨国良烈士篇中，作家深情地回述了“抗美援朝与五次战役之剪影”。布谷夫作为仍活跃于创作一线、勤奋丰产的浪漫主义作家，在这个拜英雄主义情结与反英雄思潮盛行相碰撞激荡的时代，仍葆有浓稠得化不开的英雄情结的作家已不多见，想必这是布谷夫与笔者一生交好、惺惺相惜的重要缘由吧。“一粒米的故事”讲述了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“昔日布衣农学子，来年人类稻谷神”。62岁的“慈善明星”罗富朝累计爱心捐款达988.8万元，把爱洒向民生、教育、公益和文化诸多领域……”。“植物染传奇传承，三西施生财生香”，描写了“织染西施”刘萍等三位美丽的创业女性。这样的书写比比皆是，给人的感觉像是咏叹调，丝毫不觉累赘。

四、彰显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，乡土中国裂变与重生的现代性反思

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。《大足漫记》以大足为样本全景式描述中国乡村的改革发展、产业兴衰和社会变迁，可以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变迁的活化石和教材。这部作品能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，关键在于其独特地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，因此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大足地区历史的报告文学集，更是一部彰显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文学佳作。作家通过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与艺术的创新表达，成功地将大足乃至重庆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以及居民的精神风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《九百载书院飘墨香，九龟山风景如画廊》的龙石镇，“龙石得名有来头，青山书院藏珍闻”，这里有闻名遐迩红豆林、金丝楠木林，吟诵起唐代诗佛王维的诗句“红豆生南国……此物最相思”，讲述了嘉庆帝师刘天成和有900多年历史的青山书院的那些故事。

描绘乡村改革与变革，《大足漫记》具有一般报告文学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广大。乡村变革是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一个老话题，无数的前辈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。拾万镇的“‘五合一’改革试点，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综合改革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高标准农田改造、农村宅基地腾退、农村土地承包权确权定股保利益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。全域土地整治推动有力、高标准农田改造提质增效，让土地“醒”过来、房子“活”起来，宅基地腾退稳步推进，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入市的显著成效。这“五个一”改革特色被概括为“四个度”：实施改革有“力度”，产业富民有“厚度”，环境提升有“靓度”，乡村治理有“温度”。《红岩情缘初始地，资源整合实验田》的国梁镇，从标题就一目了然，用40%的篇幅详述了“纯农业镇寻机突围，改革求变发展壮大”，对农业农村“三变”改革的历史缘由、现实需要、政策依据、方法措施、显著成效和全国影响等，从经济学、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精彩的文学表达。换句话说，这项被誉为“国梁经验”的乡村改革，中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镇可随时借鉴、为我所用！难怪全国供销总社主办的《中华合作时报》以《依托基层社，探索强村富民新道路》为题进行了深度报道。《智造之城横空出世，城乡融合初领风骚》的万古镇，作者用“以工哺农有底气，城乡融合共发展”为小标题，照样大书猛书，“山乡巨变”新景如画.....其他镇街在推进招商引资、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何尝不带有改革与革命性质，涉及投融资体制改革、营商环境改革、科技体制改革、政务服务与行政审批服务改革等，改革浸润着各镇街、系统的各行各业与整部作品的笔墨文句。

通篇透视乡村振兴的历程和痕迹。《大足漫记》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下，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。第4篇《山乡强产业，农家焕新颜》（高升镇）与第24篇《圆“禾下乘凉”大梦，结乡土改革福果》形成互文：前者以产业经济学视角剖析农业合作社的实践，后者以袁隆平“禾下乘凉梦”为精神图腾，追问乡土社会的价值重构。这种双重叙事既避免了田园牧歌式的怀旧，也超越了发展主义的功利话语。

通过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变革是永恒的主题。雍溪“乡村振兴示范镇，乘势而上变花都”，文中说花卉产业是全球发展最快、最稳定的朝阳产业和黄金产业，天华百卉园、天子花卉、蔓町园艺等45家业主落户……生产区外建有花园中心、魔纹花园、新品展示园、篱笆小筑、童梦园、花境园、乡村花园、派对花园等主题花园……这里既有客观自然的陈述，也有情感浓郁的描写。言及五色梅花朵多且花色艳丽多彩，同一株上能开出多种不同颜色的花朵；孔雀草是花坛花的代表，生长快，生命力强……秋末初冬，橙香橘黄，霜晴冻叶，正是雍溪金丝皇菊盛开的季节。作者用说明兼具描写的优美文字，让读者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。这一切不正是乡村振兴最新成果和乡村变革的体现和艺术化表达吗？

不吝笔墨书写乡村产业的发展历程和辉煌。龙水镇是“西部五金产业之都，现代科技生态新城”，写到龙水形成日用、工具、建筑、农机、家居5类特色支柱五金产业，拥有12个门类、320多个品种、1万多个花色产品，是西部最大最强的五金生产基地、产品集散地。龙水镇产业集群、工业经济持续壮大，安置5.22万人在机械制造、家居木业生产、餐饮娱乐、仓储物流、快递配送、电商直播等岗位就业。对亚星新重庆重工公司、重庆合心智能装备公司等12家规模企业也用了一定笔墨记述。这个镇线下线上齐头并进，商业贸易开启新局。龙水坐拥西部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等8个专业市场。铁山镇的中药产业与黑山羊、稻虾养殖等现代农业，“中药材遍地花漫香，中医药主题文化园”，黑山羊住电梯楼房，稻虾与海虾成邻居。拾万镇，五彩田园是主场。万古镇“十年卧薪尝胆，十年奋斗攻坚，十年飞速发展，十年浴火重生，十年华丽蝶变，沧海桑田，城镇、乡村面貌日新月异，十年前的老旧小镇，如今街道纵横、高楼林立，公路网四通八达，现代化厂房、车间里灯火通明，工人、机器人来回穿梭，满载原辅料或制成品的车辆川流不息……一座活力四射的不夜城，在古老的大地上拔地而起、熠熠生辉！”双路街道“有容乃大聚宝盆，门类多样工业城”，工业结构为“电子信息产业+资源再生利用产业+饲料工业”，还是宜业宜居的美丽小城。金山场镇的产业则是“坡上佛手花，平坝稻鱼虾”。作品对产业历史与发展盛况的记述与描绘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

对现代性的矛盾保持着清醒的警惕。第23篇（万古镇）在礼赞工业升级的同时，借“横空出世”一词暗示技术革命的颠覆性力量。第19篇《帝师故乡耕作忙，石刻文创薪火传》（三驱镇）则通过“耕作”与“文创”的并置，隐喻传统文化在消费主义浪潮中的适应性进化。第8篇《物华天宝看珠溪，鱼米之乡小江南》是唯一从标题中就知晓所描述地域的篇章，以“现代工业的星火开始点燃”为小标题，为传统农业强镇珠溪“现代工业已经起步，市场主体多元活跃，产业发展稳中向好”“无论是农业的繁花，还是工业的火种”而欢呼雀跃。这种辩证思考，使作品获得超越地域限定的思想升华。

五、从自然地理到生态关怀，自然书写中的当下文明反思

浓墨重彩叙写地理变迁与自然资源。拾万镇地下矿藏资源富集，已探明有煤炭、石英砂、陶瓷黏土、石灰石等，年产石英砂10万吨以上。生物资源丰富，植物有125科364种、动物有35科67种，森林覆盖率55.5%；桫椤园、香樟古柏林和白云寨森林公园尚为处女地。引用曹操的《蒿里行》诗句“……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”，阐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极端重要性。古龙镇“地球上的锶矿主要分布在中国、俄罗斯、巴西等国家，目前已探明储量约1.08亿吨。中国储量6060万吨，占全球总储量的56.11%……古龙境内已探明锶矿总储量达3807万吨，资源丰富且品位高，属全球最大锶矿床，占总储量的34.3%，占国内储量的61.13%。”

从“地方”到“空间”的符号生产。列斐伏尔曾指出，空间是社会的产物。《大足漫记》的深层价值，在于其通过文学书写参与对大足文化空间的符号建构。第10篇《山水新城古韵长，生态宜居海棠香》（棠香街道）中，“海棠香”这一意象被赋予多重韵味：既是昌州古城的植物图腾，也是新城规划中的生态理念，更是市民情感认同的文化密码。作者以此证明：地方性并非固化的地理标签，而是持续生成的符号实践。

空间生产的动态性在产业叙事中尤为显著。第25篇《忠臣故里火龙之乡，特色产业蚕桑称王》（中敖镇）将火龙舞非遗与蚕桑科技园并置，传统技艺的仪式感与现代产业的效率逻辑形成戏剧性对照；第26篇《现代职教培养工匠，突出工业打造高地》（通桥街道）则揭示了职业教育如何将地方文化基因（如石刻匠人精神）转化为产业工人技能的逻辑。这种书写策略，实际上完成以从“地理大足”到“文化大足”再到“产业大足”的意义跃迁。

六、经纬交织的结构艺术实验，将成为报告文学创作范例

《大足漫记》的篇章设计体现鲜明的结构意识。从内容建构样式、折叠变奏结构、叙事结构模式和句式创新范式四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来。

“镇街—行业”的内容建构样式。全书以镇街为“纬”、行业为“经”，织成网格化叙事网络。例如，《渝西大地璀璨“龙珠”，成渝之心形塑原点》（龙滩子街道）以“一山、一水、一城、一问”的“四个一”框架统摄龙滩子街道；而《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绝唱的千秋宝地》，则采用“向导—导游—解说员—推介人”的递进视角，实现空间与知识的双重导览。

“时空—主题”的折叠变奏结构。《大足漫记》充分体现叙事结构的多维性，其章节标题便构成一部微型的地方百科全书，从“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绝唱的千秋宝地”到“智造之城横空出世”，从《田园风光伴钟声，千岁佛仙赞盛世》（石马镇）到《古老驿站焕生机，工业大镇谱新曲》（邮亭镇），作者通过30多组主题词完成对地方叙事的时空折叠：纵向的历史纵深与横向的当代实践形成双重坐标轴，而每一篇章则成为坐标网格中的文化切片。以大足石刻为核心意象，作者展开“守护—传承—创新”的三重叙事。这种时间轴上的主题变奏暗合本雅明所谓“历史的天使”在废墟中重构记忆的寓言。

“对比—呼吁”的叙事结构模式。在描述玉龙镇时，先铺陈“湖光山色赛西湖”的视觉盛宴，再转向“不辞长作玉龙人”的现代化进程，颇具暗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的张力。这种二元对立既强化了主题，又简化了复杂的现实矛盾。

“对称—灵活”的句式创新范式。这一点在标题设计的对称性与灵活性上显得尤为突出。如《香甜边城，林产宝盆》（高坪镇）、《世界锶都，贡茶原乡》（古龙镇），这种“标题即摘要”的创作手法，既符合报刊连载的阅读习惯，也强化了文本的记忆点；以对仗句式提炼地域特色，兼具信息密度与审美节奏。

七、报告文学功能的拓展，充分彰显地域书写的范式价值

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升华。作品通过对石刻文化、农耕文明、工业转型的多维呈现，构建了地域文化自信的叙事基石。其文学价值在于其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“事件中心主义”，转向“文化地理学”的叙事范式。它既是对大足的全景式扫描，也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“乡愁”命题的诗意回应。布谷夫通过“史学考证、生态反思、结构实验”三重路径，将地方性知识升华为普世性的人文关怀，为报告文学提供了非虚构写作与文化研究融合的新可能。

从文学表达跨界到诗性隐喻，充分彰显报告文学体裁的张力。《大足漫记》在纪实性与文学性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。作者善用意象叠加与隐喻转译，将地方经验升华为文化符号。如第6篇《湖光山色赛西湖，唯美小镇透赤红》（玉龙镇）中，“赤红”既是龙水湖晚霞的实景描摹，亦暗喻大足五金产业的淬火精神，更是“烈火金刚”八烈士的精神写照。再如第12篇《红绿白黑关不住，高粱小镇弥乡愁》（回龙镇）以色彩符号解码地方物产（红高粱、绿秋葵、黑山羊、白乌鱼），构建起一套可感知的乡愁语法。

从地方志、口述史到抒情散文，将文体创新实验熔于一炉的成功范例。《大足漫记》以“文学化地方志”的形态，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边界，呼应了世界著名作家巴尔扎克“作家是时代记录者”的使命。如第16篇《三百载书院飘墨香，九龟山风景如画廊》以书院碑刻为引，穿插乡贤访谈与山水写生，使历史文献的冷峻与民间记忆的温度交织共生。这种“跨文体写作”不仅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边界，更暗含对“何谓真实”的哲学追问——正如第22篇《米香菜鲜桃花林，梅红竹绿武术乡》（宝兴镇）中，通过村民对“武术之乡”传说的不同版本叙述，揭示地方记忆的流动性本质。

八、充满激情的诗化叙事，演奏自然与人文的抒情交响

布谷夫的笔触充满“赤子情怀”，他将大足的山水风物转化为诗意符号及其系统。巴岳山“莺歌蝶舞云水间，薄雾袅袅山生烟”，寥寥数语，以拟人化手法赋予自然以灵动的生命感。这种抒情性不仅限于自然景观，更延伸至人文肌理。描述季家镇“一路花草葱茏，乔木森森，果树成林，鸡鸣犬吠，鹅鸭在塘中游弋”，通过视听结合的感官叙事，将乡村生活的恬静与丰饶浓缩为田园牧歌的意象。

历史叙事：穿越时空的深情回望。《大足漫记》之所以引人入胜，首先在于其对大足地区历史脉络的精准把握与深情回望。作者并未局限于单一的时间节点或事件，而是将视野放宽至整个地区的历史长河之中，通过多个章节的串联，构建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。从古代石刻艺术的辉煌，到近现代革命斗争的烽火，再到当代社会变迁的缩影，每个篇章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串联起大足乃至渝西地区的历史脉络。在叙述历史时并未简单地罗列事实或堆砌数据，而是巧妙地融入个人情感与人文关怀，使得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记载，而是充满了温度与色彩的故事。这种情感化的叙事方式，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与那些历史人物产生共鸣，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大足乃至重庆的历史与文化。

篇章之间的互文性更凸显叙事的交响特征。如第9篇《千年昌州府，千年大足城》（龙岗街道）与第17篇《蕞尔小城肚量大，嘉树绿荫工业风》（双路街道）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：前者以典籍考据还原古代城邦的建制荣光，后者则以工业园区的绿荫隐喻现代城市的生态智慧。这种叙事策略既解构了线性史观的单一性，也重构了地方文化的复调特质。作家放声讴歌自然与美景美食，“大自然是大地最伟大的画师，用山堆阜叠、溪交水横勾勒出美丽的山水”“浅丘如碧玉，水库如明珠，流淌出一幅水色清明，山色凝重的丹青图画。清晨，这里在烟霭朦胧中醒来，宛如水墨。晚霞里，夕照为田园镀上金色，又如线雕。一切有形的、无形的美在时光中描绘与渲染。今日铁山，得益于大自然的山水妙染，也是人文沉淀的历史长卷，是一代又一代铁山人在这片土地上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，描绘出的千年画卷。”龙水的乡村田园“多彩田园，瓜甜果香；稻香渔歌，六畜兴旺。”“三月花香十里飘，六月李熟漫山红。”语言优美，韵味十足。龙水还有陈板鸭制作技术、曹氏老茶传统技艺等，“室内有冬菜，入户闻其香”。描述得简直要让读者馋涎欲滴、直掉口水。

诗意叙事的艺术性体现古典美学与现代审美的交构。布谷夫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情景交融的技法，如“石坛夜月、海棠香国”等大足古八景的再现，既是对地方志的文学化转译，也是对古典美学意境的现代化重构。其语言风格行云流水，兼具散文的细腻与诗歌的凝练，例如对龙水湖的刻画“水光潋滟，如春江渔火，如透亮明镜”，通过多重比喻形成视觉与情感的叠加效应。

独特的批判性视角。布谷夫采用史学方法论批判，田野调查与文献互证结合的方法，如考证大足石刻起源时间为公元650年（唐永徽元年，即唐高宗登基改元第一年），纠正了“唐末说”“南宋说”的普遍误读。这种严谨性提升了文本的学术价值。

九、创新与传统有机融合，谋篇布局的超强能力和语言艺术非凡的创造力、独特性

布谷夫谦称“杂家”，似也合理。40年如一日，他就是一名苦行僧。作为8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，研究生课程读的国际经济法，30岁以前发表了六七十篇财经论文，屡屡获奖，而立之年创建财政信息学科、出版理论专著《财政信息学》并获3个省部级奖，理论素养自然出类拔萃；在大机关长期从事文字工作，遣词造句精益求精；阴差阳错成为一代作家，发表（出版）文学作品逾500万字，体裁涵盖小说（其中长篇小说8部）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和评论等主要门类，被誉为“重炮手”“全能作家”。其把控、布局结构的高强能力，驾驭语言的炉火纯青，卓尔不群。

正如哥伦布把鸡蛋竖立起来一样，看似简单，创意难觅。通览《大足漫记》，姹紫嫣红、芬芳各异。全书既保持大足全域的高度连贯性、一致性，又保持每个篇章内容的非重复性即每个书写对象的清晰辨识度，令人叹服！如相邻的农业镇季家、铁山、高升各自风情万种，工业强镇龙水、邮亭、万古每每棱角分明，千百年“一屋两头坐”的连体兄弟龙岗、棠香也秦风晋雨。可以说，每个镇街、系统都个性鲜明、特色突出、精彩纷呈，总会令人眼睛一亮。作为每周一期的“急就章”，实属不易。这既考验作家的内功，必须具备独特的眼界、视角和目光的穿透力、发现力和理解力、诠释力、表达力，还必须具备超强的爆发力、忍耐力，布谷夫的白发在2024年陡然增加大半，算是他获得的勋章。

不管何种文体，为什么很多文章给人“扯南山盖北海”之感，不知所云，不得要领？关键就是内在逻辑混乱。这是个大话题，包括科学逻辑、历史逻辑、社会逻辑、心理逻辑和海量知识、信息等等。一旦逻辑理顺或通畅了，就剩下简单的文字组合、遣词造句，可以迎刃而解。《大足漫记》不管是观整体还是察个体，娓娓道来，不露痕迹，海阔天空，浑然天成，这就是“无技巧”！这是成熟作家的重要标志，也是作家与写手、文字匠的分水岭。当然，文学创作的技能、经验也异常重要，在此不表。

成熟作家的文字语言具有个性化的、独特的气味、色彩、韵律和文字建筑风格，因此才具有张力和表达力。布谷夫文字语言的显著特色是“鲜活”与“工稳”的融合，优美贴切，行云流水，酣畅淋漓，韵味无穷，带给读者超爽的艺术审美享受。正如一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文字就是他训练有素、攻城拔寨的优秀士兵，占领一座座城堡，攀登一座座奇峰。这种语言风格即使在报告文学这种“非虚构创作”、相当限制作者语言能动性发挥的《大足漫记》中，也难掩其特点和才能的展露。

艺术表达非凡的创造力与独特性。作者巧妙地运用报告文学体裁，将小说的想象力、散文的抒情性、诗歌的审美力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融为一体，形成一种新的艺术风格，既保留了报告文学的纪实性，又赋予作品更加丰富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。作家在语言运用上也颇费心思，无论是描绘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，还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传神勾勒，都展现出极高的语言驾驭能力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俚语的运用，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地域色彩，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。这种语言上的创新与传统的完美融合，使得《大足漫记》在艺术表达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作品表现虚实相兼事物高超的语言艺术，证明作者是运用语言的高手。作家放歌自然，讴歌美景美食，描绘美景美食，他说“大自然是大地最伟大的画师，用山堆阜叠、溪交水横勾勒出美丽的山水。”说明他对自然是如此的热爱，具有深沉的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处”理念。如对铁山的描绘，浅丘如碧玉，水库如明珠，流淌出一幅水色清明，山色凝重的丹青图画。清晨，这里在烟霭朦胧中醒来，宛如水墨。晚霞里，夕照为田园镀上金色，又如线雕。一切有形的、无形的美在时光中描绘与渲染。

结语：美中不足亦存在，仍堪称方法的地域性写作

这部作品有许多特色和优点，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。对“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”仍停留在单一诠释，对生态经济实践路径的探讨尚不够深入，稍显理想化。部分章节（如对“千年昌州府”的追溯）因较为依赖地方志而缺乏多元史观，未能充分呈现历史的多面性。部分篇章存在因追求形式工整而牺牲内容深度的现象，尽管诗化语言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，但过度的抒情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报告文学的纪实性。如“把生活过成诗，把岁月织成歌”式的表述，虽渲染了理想化的乡村图景，却可能遮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的真实困境。如《红绿白黑关不住，高粱小镇弥乡愁》的标题虽具诗意，但文中对“红绿白黑”四色象征的阐释流于表面，未能深入挖掘文化符号的深层意涵。如何在诗性与真实性之间保持平衡，是布谷夫在今后创作中值得提起注意和突破的课题。

综上所述，《大足漫记》以独特的历史现实交融的叙事与亮点多多、特色鲜明的艺术表达，成功地展现了大足地区的独特魅力与时代精神，既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地域文学杰作，又是一部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时代使命的文学佳作，还是一场关于“如何书写中国”的叙事实验。

因为《大足漫记》的影响，一些地区向布谷夫发出了“复制”邀请。布谷夫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心有所属，那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是他童年时期的第一杯文学乳汁。在下辖16县1市（西昌）的大凉山上，相信布谷夫会写得风生水起，让读者惊喜不断、拍案叫绝。

《大足漫记》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：真正的报告文学既是现实的镜子，也是未来的透镜。其最大的意义在于示范了一种地方书写的范式转型：既非猎奇式的第三者凝视，亦非自恋式的本土主义宣言，而是通过文学“炼金术”，将地方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镜像。正如第14篇《大足石刻揭幕地，物阜民丰宝贝多》暗示的：当“物阜民丰”不再是经济学指标，而是文明延续的见证，地方写作便获得通向永恒的密码。布谷夫以笔为凿，在大足的石刻崖壁上镌刻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叙事浮雕，大足在这部作品中既是具体的物理空间，更是解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隐喻文本——千秋石窟的缕缕佛光、五金之都的红红淬火、职教课堂的机床声声、高粱地里的浓浓乡愁，共同构成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性张力中寻找自我定位的精神图谱。

《大足漫记》的创作、出版与传播，不仅为重庆乃至全国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大足历史文化的窗口，更为推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助力乡村文化传承发展、增强文化自信作出了积极贡献。《新渝报》的连载形式与数字传播，使作品成为媒体融合时代“文学大众化”的成功案例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《大足漫记》在《新渝报》等媒体的广泛报道与推荐下影响力不断扩大，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、传统与现代的桥梁，为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发挥独特的价值，增添更多的动能。